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三十九至一百四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錢樾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勵守謙

謄録監生臣温從準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三十九

明　丘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嚴武備

賞功之格上

易師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程頤曰上師之終也功之成也大君以爵命賞有功也開國封之為諸侯也承家以為卿大夫也小人者雖有功不可用也故戒使勿用師旅之興成功非一道不必皆君子也故戒以小人有功不可用也賞之以金帛禄位可也不可使有國家而為政也小人平時易致驕盈況挾其功乎漢之英（英布）彭（彭越）所以亡也聖人之深慮遠戒也夫大君持恩賞之柄以正軍旅之功師之終也雖賞其功小人則不可以有功而任用

之用之必亂邦小人恃功而亂邦者古有之矣

朱熹曰師之終順之極論功行賞之時也坤為土故有開國承家之象然小人則雖有功亦不可使之得有爵土但優以金帛可也象所謂必亂邦聖人之戒深矣

又曰開國承家一句是公共所得底未分别君子小人勿用則是勿更用他與之謀議經畫耳漢光武能用此義自定天下之後一例論功行封其所以

用之在左右者則鄧禹耿弇賈復數人他不與焉丘富國曰初言師之出上言師之還至此則功成凱奏之時也大君必有賞功之命開國功之大者也承家功之小者也象曰以正功者言爵賞之命乃所以正諸將武功之等差也然兵行詭道而販繒屠狗之人孰不願出奇以立功而立功不必皆君子也此又曰小人勿用何邪葢以小人有功固當倒以賞之若使之參預國家之謀議則挾功以逞必生僭竊亂邦

之禍故於小人戒以勿用而象曰必亂邦也其意嚴矣

臣按人臣有功於國家功之大者則分土以封之次者則列爵以授之與之以土田錫之以爵位因其功而予之賞固不可分别之也然於其中有德學才識者則付之以官守職任使得以展其才而盡其用若夫資禀庸下局量褊淺與夫心術偏邪者則使之奉朝請居閒散有土地以世食其禄有

職名以世延其賞非但不使之得以害吾之政亦所以保全之使不失其禄也程傳謂賞之以金帛禄位而本義則謂不使之得有爵土而但優以金帛臣竊以為小人難養而不令人知所以自反彼見同功一體之人皆有爵土而已獨無焉安能使其無怏怏之心哉當如程氏言與之禄位如朱氏言優以金帛但俾食邑而不臨民給禄而不涖職如此則得正功之典而亦無亂邦之禍矣

離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

程頤曰九以陽居上在離之終剛明之極者也明則能照剛則能斷王者宜用如是剛明以辨天下之邪惡而行其征伐則有嘉美之功也又曰去天下之惡若盡究其漸染詿誤則何可勝誅所傷殘亦甚矣故但當折取其魁首所執獲者非其醜類則无殘暴之咎也

臣按程傳以有嘉屬上句朱子以有嘉折首為句

考漢書劉向上疏引此爻辭以明成湯之功曰有嘉折首獲匪其醜亦以有嘉折首為句葢嘉善也美也人臣奉君命以出征有殲厥渠魁之功故有以嘉美之也葢戰功莫大於獲其渠魁其於首惡之渠魁既折而馘之非徒取其脅從之醜類以備數塞責而已其為功大矣豈不可嘉尚之乎葢所折者所當折者也何咎之有彼不能折其首而徒取其類則有非所殲而殲者矣豈得無過咎哉王

用將以出征而將能用王命以折冠之首以正邦

既有可嘉之功必有嘉功之實此王者於出征有

功者所以有爵賞之報也歟

詩序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其首章曰彤弓弨弛貌 朱弓

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與也鐘鼓既設一朝饗

之大飲賓曰饗

朱熹曰此天子燕有功諸侯而錫以弓矢之樂歌也

呂祖謙曰受言藏之言其重也弓人所獻藏之王府

以待有功不敢輕與人也中心貺之言其誠也中心實欲貺之非繇外也一朝饗之言其速也以王府寶藏之弓一朝舉以畀人未嘗有遲留顧惜意也後之視府藏為已私分至有以武庫兵賜弄臣者漢哀帝發武庫兵送董賢則與受言藏之者異矣賞賜非出於利誘則迫於事勢至有朝賜鐵劵而暮屠戮者則與中心貺之者異矣屯膏吝賞功臣解體至有印刓而不忍予者則與一朝饗之者異矣

臣按古者諸侯有四夷之功王賜之弓矢又為歌彤弓之詩以明報功宴樂先儒謂始而藏羆以待有功之人則不敢輕及其推誠以錫有功之人則不敢惜王者於賞功之物始而不知重其物則必有輕視之心而人亦褻之矣終而不出於誠心又吝而不果則人雖得之亦不以為恩矣故未有功之時則藏之也不敢輕既有功之時則誠心與之而無所惜王者賞功之大權當如是矣噫一弓之

徽古人猶重之如此況先王之爵禄天所以命有德者哉其不可輕予無功之人也可知矣

周禮司勲掌功賞之官掌六卿賞地之灋以等差也其功王功曰勲輔成王業國功曰功保全國家民功曰庸常也事功曰勞勤勞治功曰力强有力者戰功曰多多筭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日月為常祭於太烝冬祭曰烝司勲詔之大功司勲藏其貳副本掌賞地之政令凡賞無常功之大小不可預知輕重眂視同功功大者重其賞功小者輕其賞凡頒授也賞地參之一食三分計稅王食其一功臣食其二唯加

田無國正既賞以田又加賜之免其征稅

王昭禹曰先王於有功之臣銘書於王之太常使與日月同其光識之於不忘也祭於太烝使與先王同其榮報之而致厚也

臣按司勲所掌之六功不止於戰也乃以屬於司馬何也葢軍賞不踰時與之速則人心勸報之緩則人心疑屬之他官則司存散隔文告回復徒有壅蔽之害增減之奬不足以激昂人心也然其戰

功所行者其事有難有易所遇者其敵有堅有脆故其行賞也又必審察考驗以視其勤勞功力與夫謀筭之大小多少難易以為之輕重高下焉

春秋左傳桓公二年凡公行告于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焉禮也

杜預曰爵飲酒器也既飲置爵則書勳勞於策言速紀有功也

臣按軍賞不踰月欲民速覩為善之利故飲至之

禮方置其爵即書其勲勞於策書之上所以激勸

有功臣子興起趨事赴功之心也

僖公二十三年楚成得臣帥師伐陳遂取焦夷城頓而還子文以為之功使為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

臣按易謂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恐其狥私而不靖也然既用之以效其力而成夫功矣而又棄絶之焉自非明理守道之君子不能不觖望也是以君

子作事用人必謹其始茍失之於初則必善為之處置委曲以成全之以厭其素望遏其非心如此則功臣保全而國家安靖矣

晉文公與荆人戰于城濮公問于咎犯咎犯對曰服義之君不足於信服戰之君不足於詐詐之而已矣又問雍季雍季對曰焚林而田得獸雖多而明年無復也乾澤而漁得魚雖多而明年無復也詐猶可以偷利而後無報遂與荆軍戰大敗之及賞先雍季而後咎犯侍者

曰城濮之戰咎犯之謀也君曰雍季之言百世之謀也咎犯之言百世之權也寡人既行之矣

臣按晉文公為五伯之盛伯者雖曰尚功利然文公之施賞不徒賞其功利之人而必先賞其道義之士蓋去古未遠聖人之澤猶存至秦以後則不復有此論矣

戰國韓昭侯有敝袴命藏之侍者曰君亦不仁矣不賜左右而藏之昭侯曰吾聞明主愛一嚬一笑嚬有為而

嚬笑有為而笑今袴豈特嚬笑哉

臣按人君之爵賞所以為臣下所重者以人君能自重之也得之以重而人亦以重視之得之以輕而人亦以輕視之昭侯一國之君以一敝袴之微猶不輕以予人況爵禄乎有天下之大者烏可輕以先王之爵禄而濫予乎人哉

司馬灋曰凡戰定爵位著功罪

臣按司馬灋雖作於戰國然多成周之遺制也葢

於定功行賞之時具其功狀有功者以罪減功有罪者以功折罪

又曰賞不踰時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

臣按賞貴乎速速則人心悦慕而興起況乎軍功之賞尤不可遲遲則事已而人心怠矣葢賞之為賞非徒以報其人已然之功實用之以起後人奮發之志後世遇有當賞文移覈實動經歲月甚至有其人已死而後得賞者嗚呼其獘也久矣夫賞

有兩端曰官曰財而已功之小者賞之以財功之大者賞之以官賞以財隨事而給可也賞以官官非人臣所得專者然古有承制封拜之比遇有出師命將許以便宜行事者宜給以官劵如古告身之類中空其名遇有功者隨其大小塡注以授之俾執以照驗許之以名而未予之以實也必待奏聞命下而後實授焉如此則立功之人旣有所懐感而未立功者亦知所興發矣

三畧曰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又曰香餌之下必有死魚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故禮者士之所歸賞者士之所死

臣按將領士卒皆國家之臣子平日食君之食衣君之衣凡仰事俯育者皆君之賜也一旦有事少效微勞而又欲希其賞賜可乎雖然此就臣子之義而言爾若夫人君之用人則不可無賞賚之仁

秦衛鞅說孝公變法斬一首賜爵一級

臣按後世計首級以定軍功始於此嗚呼生天地間而靈於物者人也人與人同類相生以相愛相死以相衛人之理也天之道也世降而偽滋人與人乃相戕相害均是人也而又殺人以為功是豈人道當然哉夫自五帝三王之時已有戰爭之事然其人化服即止不至殺戮之甚如後世也至秦用商鞅始上首級後世襲用之以為當然而不可易百世如一日也後世忍心貪功之人乃至誣平

民截死屍以為功次皆秦作俑之遺禍也臣嘗謂天下之事惟武功一事最難得其盡善而無餘獘何也葢興師動衆人至多也臨陳對敵機無窮也不殺則不足以退敵而功不成是武之成必在於殺人也是故論功者恒以殺敵之多少以為功庸之差等古昔盛時固已獻馘于學宫載之詩禮者可考也非但秦也葢至秦乃益盛焉耳今若不用秦之法而於武功告成之日一例陞賞然而勇者

怯者同賞孰肯效死而爭先若依舊以首級為功方其戰酣乗勝之際其勢有進而無退既斬敵首何暇轉而持之非獨為人所有而敵亦或得以制其命矣二者皆非萬全無獘之法然則果何如而可臣竊以為自古國家所以賞功者爵與財而已矣爵以名而致貴財以利而致富是名與利富與貴乃人之所甚欲而甚慕者也以人所甚欲者以為功賞之具葢以性命者人之所甚惜身體者人

之所甚愛人能舍其所甚愛甚惜之性命身體以為我操兵戈以禦敵衛生靈以安社稷厥功莫大焉於是乎即其所甚欲甚慕之貨財官爵以報之焉報其已往之功所以作其將來之志非但為其人益為乎國也然其所立之功有大有小有多有寡有緩有急有易有難不可以一例觀也不可以一例觀亦不可以一例報然而戰陳之時急迫之際紛亂之中安能一一得其輕重多寡之實而權

度之不差哉將使人臨陳而監之歟則目力所及有限而不能周將使人隨衆而紀之歟則人心所存不同而不能以皆公不然則將待其功成而通第之歟則是非真贋又將何所據而分辨臣竊以為古人有言惟公生明公則已不為私明則人不能欺在已者既不為私自然有以畏服人之心志而人不敢欺已矣國家當有事命將之時必於廷臣中擇平日理明而心公智周而性執者以為紀

功之官使其隨時制宜權其緩急難易以定其功次使上下通知彼此保證一有疑似難明紛爭不一者即與移文考覈結正必須詳實歸一然後明白開具榜於通衢如科試揭曉然者有不公者許其指名開告其作私及蒙蔽之人有贓者計贓論無贓者削去其功次如此雖未盡善亦庶幾乎大凡天下萬事莫外於一實惟實則人心無不悅服更乞朝廷下文武大臣將出軍賞功資次立為定

式俾其遵守原在軍伍長行及出榜召募者則一例造冊其有内外臣僚子弟臨時方行自投報效者則具名聞奏取旨葢此等之徒皆非真有智勇欲為國出力葢藉父兄勢力乘機欲得進用耳所以懈怠人心激怒士卒者皆此等者為之不可不知也又有將帥遇有征差輒將子弟親識奏請從行及左右使令吏胥之輩其實不曾臨陳往往叙作軍功不次陞賞夫以出師取勝非一人智力所

能獨成其臨陳奮勇者固爲有功然左右將領爲之叅謀運智以助其所不及協力幹濟以輔其所不能彼此皆不可相無者烏可全謂其無功哉但不可以斬馘論耳爲今之計宜多立名件如斬將搴旗奮勇當先之類各於本類下次其名姓并著其所効之實績若是隨從之人明書曰某人隨從某官叅謀運智或協力幹濟有功合準作首級幾功不許混報斬首功次如此則事得其實而士卒

效力者不起爭憤之心矣又有陳亡士卒以其既死無人開報遂至泯滅今後但有臨陳戰亡者必須同伍開報不報者有罪死者一功當生者二功其有不曾臨陳而亡者雖無禦敵之功亦為王事而死亦須同伍開報量加優賚其子孫

漢高帝六年始剖符封諸功臣為徹侯蕭何封酇侯所食邑獨多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堅執鋭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今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顧

反居臣等上何也高祖曰諸君知獵乎夫獵追殺獸兔者狗也而發縱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縱指示功人也羣臣皆莫敢言列侯畢已受封詔定元功十八人位次皆曰平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畧地功最多宜第一謁者關內侯鄂千秋進曰羣臣議皆誤夫曹參雖有野戰畧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耳上與楚相距五歲失軍亡衆跳身遁者數矣然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又軍無見糧蕭

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蕭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今雖無曹參等數百何缺於漢漢得之不必待以全奈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蕭何第一曹參次之上曰善於是乃賜蕭何帶劒履上殿入朝不趨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多得鄂君乃益明於是因千秋所食邑封為安平侯

臣按以高祖初得天下論功行賞以定功臣位次而以蕭何為首羣臣不服故帝以獵為譬斯言也

非但可以定創業之功臣凡後世有出師取勝而還其功次亦當以是為法

昭帝始元元年金日磾二子賞建俱侍中與上畧同年共卧起賞為奉車建駙馬都尉及賞嗣侯佩兩綬上謂霍將軍曰金氏兄弟兩人不可使俱兩綬邪對曰賞自嗣父為侯耳上笑曰侯不在我與將軍乎對曰先帝之約有功乃得封侯遂止

臣按朝廷設為武爵專以報功非有軍功不可得

也如此則天下之人有欲得之者皆爭先奮勇以求之矣苟可以他途而得則人皆起其速化之心以趨易進之路孰肯捐軀捨命以求其所難者哉

元帝時西域副校尉陳湯矯制發兵與都護甘延壽襲擊匈奴郅支單于於康居斬之傳首至京懸于槀街既至論功石顯匡衡以為湯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土則後奉使者爭欲乘危徼倖生事於蠻夷為國招難帝内嘉延壽湯功而重違衡顯之議久之不決劉

向上疏辨其功於是詔公卿議封焉議者以為宜如軍法捕斬單于令衡顯以為郅支本亡逃失國竊號絶域非真單于帝取鄭吉故事封千户衡顯復争封延壽為義成侯賜湯爵關内侯於是杜欽上疏追訟馮奉世前破莎車功帝以先帝時事不復録

荀悦曰誠其功義足封追録前事可也春秋之義毁泉臺則惡之舍中軍則善之各繇其宜也夫矯制之事先王之所慎也不得已而行之若矯大而功小者

罪之可也𫋲小而功大者賞之可也功過相敵如斯而已可也權其輕重而為之制宜焉

胡寅曰甘延壽陳湯奉世𫋲制以成功一也蕭望之匡衡以為不可封者春秋譏遂事之法也劉向以為可封是未免以功利言耳如荀悅之論功則有大小矣𫋲有大小乎哉如甘陳之材氣别加任使而厚報之未晚也

張耒曰夫所惡夫賞𫋲制而開後患者謂其功可以

相踵而比肩者也陰山之北凡幾單于自漢擊匈奴獨一陳湯得單于耳若裂地封湯而著之令曰有能矯制斬單于如湯者無罪而封湯侯吾意漢雖欲再賞一人馬雖數十年未有繼也何遽有邀功生事之憂哉

陳瓘曰莎車之事望之據所見而言若衛於郅支則不能無阿石顯之嫌

臣按春秋書遂事公羊以為生事之詞而胡氏以

為繼事之辭又曰專事之辭葢人臣行事無不禀命於君出境而遇事之係國家安危者專之可也夷狄處化外古之帝王固以術羈縻之而不與之較苟乘其敗亡而取之雖奉天子命亦非是也葢王者體天以行事彼未嘗犯吾境戕吾民而吾以私怨小憤因其敗亂而乘之非天立君之意矣君之行事必承天意臣之行事必奉君命君命不出於天臣固不可行也况臣不奉君命而所行不合

於天也哉陳湯郅支之事說者不一揆之天理協之時事彼誠於吾之國體有損於吾之生民有害反之於心吾理無一之不是而彼皆非質之於事吾辭無一之不直而彼皆曲湯等殺之雖有矯制之罪亦有安邊之功則如胡氏所云別加任使而厚報如此不啓後來之邊釁而亦得以收其才智之用於他日馮張耒之議豈可聞於外夷獨不慮彼亦將悖而入乎陳瓘謂衡阿石顯固中其病然

國家處事人臣建議顧理之是非何如耳固不因匪人而易其正議烏用避嫌爲哉但朝廷之上議功封爵而使房闥之人與焉其時可知也其士夫可恥也

成帝時詔有司訪求漢初功臣之後久未省録杜鄴説上曰唐虞三代皆封建諸侯以成太平之美是以燕齊之祀與周並傳子繼弟及歴載不墮豈無刑辟繇祖之竭力故支庶頼焉迩漢功臣亦皆剖符世爵受山河之

誓而百餘年間而襲封者盡非所以示後勸化也雖難
盡繼宜從尤功上納其言封蕭何六世孫喜為酇侯
臣按我聖祖開國之初功臣封公者六人封侯者
十有五人其後列侯又有進封為公者今其子孫
存者蓋寡其在前朝以罪廢者固難復其爵位惟
令從享太廟及列祀功臣廟者宜如成帝訪求漢
初功臣之後舉其尤功録用後人俾不絶其祀亦
所以示後勸功也

光武建武十三年吳漢平蜀還於是大饗將士功臣增邑更封者凡三百六十五人定封鄧禹為密侯食四縣李通為固始侯賈復為膠東侯食六縣餘各有差已沒者益封其子孫或更封支庶帝在兵間久厭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樂息肩自隴蜀平後非警急未嘗復言軍旅皇太子問攻戰之事帝曰昔衛靈公問陳孔子不對此非爾所及鄧禹賈復知帝偃干戈脩文德不欲功臣擁衆京師乃去甲兵敦儒學帝思念欲全功臣爵土不

令以吏職為過遂罷左右將軍官耿弇等亦上大將軍印綬皆以列侯就第加特進奉朝請帝雖制御功臣而每能回容宥其小失遠方貢珍甘必先徧賜諸侯而大官無餘故皆保其福禄無誅譴者

李靖對太宗曰光武雖藉前構易於成功然莽勢不下於項羽寇鄧未越於蕭張獨能推赤心用柔治保功臣賢於高祖逺矣以此論將將之道臣謂光武得之

張栻曰光武天資雖不逮高祖而自其少時從諸生講儒學謹行義故天下既定則知兵之不可不戢閉玉關以謝西域安定南北以為單于久遠之計處置功臣全其始終此皆思慮縝密要自儒學中來

臣按自秦漢以來得待功臣之體者莫如光武

建安十七年曹操之西征也河間民田銀蘇伯反扇動幽冀五官將曹丕遣將軍賈信討之應時克滅故事破賊文書以一為十國淵上首級皆如其實數操問其故

淵曰夫征討外冦多其斬獲之數者欲以大武功聳民聽也河間在封域之内銀等叛逆雖克捷有功淵竊恥之操大恱

臣按天下所最難清者報軍功之數也史謂故事破賊文書以一為十葢自漢以來則然矣豈但今日之弊哉然今日之弊則下所為而上不知也魏人之弊則假其虛數以威敵耳葢是時天下分裂各相為敵故也今則天下一家矣非列國相矜伐

之比尤宜痛革其弊

以上賞功之格上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三十九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四十

明 丘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嚴武備

賞功之格下

晉武帝泰始七年豫州刺史石鑒坐擊吳軍虛張首級詔曰鑒備大臣吾所取信而乃下同為詐義得爾乎遣

歸鄉里終身不得復用

臣按虛張首級此古今之通弊也然後世人主能如晉武帝以義責其紀功之臣有犯者痛加罪斥終身除名雖有功能亦不復用則下人皆知所警矣

武帝平吳王濬入建業受吳主降明日王渾乃濟江以濬不待已意甚愧忿將攻濬濬送吳主與渾繇是事得解渾表濬違詔不受節度渾子濟尚公主宗黨彊盛有

司請檻車徵濬帝弗許但以詔書責之濬上書曰臣前
被詔書直造秣陵以十五日至三山渾在北岸遣書邀
臣水軍風發無緣迴船及以日中至秣陵暮乃被渾所
下當受節度之符欲令明日還圍石頭又索諸軍人名
定見臣以爲皓已來降無緣空圍石頭又兵人定見亦
非當今之急不可承用非敢忽棄明制也事君之道苟
利社稷死生以之若顧嫌避咎則人臣不忠之利非明
主社稷之福也濬至京師有司奏濬違詔大不敬請付

廷尉不許渾濬爭功不已命廷尉劉頌校其事以渾為上功濬為中功帝以頌折法失理左遷京兆太守乃詔增渾邑八千户進爵為公以濬為輔國大將軍封縣侯時人咸以濬功重報輕為之憤悒博士秦秀等上表訟之帝乃遷鎮國大將軍

臣按渾濬爭功朝廷當俱下廷尉一以詔書月日為斷其受節度之詔何日達渾所渾下節度之符何日達濬所若詔到渾軍已旬日而不遣人達於

濬濬得符已旬日而不於渾軍受節制則渾濬二人各有當坐之罪若濬軍猶未抵石頭吳主猶未出降而濬得渾符而不少待則惟罪濬可也然亦當以功而折罪若夫渾符實未到及到之時而吳主已降則渾有遲滯之罪非濬不受詔旨設渾受詔而即發其符符未到而濬受吳主降矣則彼此皆無罪也校其月日以定其功罪則兩人者皆無辭矣惜乎無人以此而告諸武帝也武帝知罪劉

頌之折法失理而於所請徵濬以檻車付廷尉顧乃置之不問何也無亦以渾子尚主宗黨彊盛而庇之邪不然胡不著其功罪之狀而明白布諸朝廷使天下曉然知曲直是非之所在顧不韙歟

北魏孝文時定州刺史陸叡等謀反有司奏新興公丕應從坐孝文以丕嘗受詔許以不死聽免死為民初丕及叡與僕射李冲領軍于烈俱受不死之詔叡既誅孝文賜冲烈詔曰叡之反逆既異餘犯雖欲矜恕如何可

得然猶聽自死免其孥戮不連坐應死特恕爲民朕本期始終而彼自棄絕故此別示想無致怪謀反之外皎如白日

司馬光曰夫爵祿廢置殺生予奪人君所以馭臣之大柄也先王之制雖有親故賢能功貴勤賓苟有其罪不直赦也必議於槐棘之下可赦則赦可宥則宥可刑則刑可殺則殺輕重視情寬猛隨時故君得以施恩而不失其威臣得以免罪而不敢自恃及魏不

然勳貴之臣往往豫許之以不死使彼驕而觸罪又從而殺之是以不信之令誘之使陷於死地刑政之失無此為大焉

臣按命德討罪皆天也人君當奉天意不可違天理而擅予奪諸人亦不可假天威而私用舍諸己有罪無罪惟其人後世往往許臣下以不死非天意也宜著之令曰所不死者律文所載雜犯者爾事關宗社得罪於天於祖宗者則否

孝明帝時征西將軍張彞之子仲瑀上封事求銓削選格排抑武人不使豫清品於是喧謗盈路立榜大巷克期會集屠害其家羽林虎賁作亂殺張彞父子胡太后收掩羽林虎賁凶彊者八人斬之其餘不復窮治大赦以安之識者知魏之將亂矣高歡至洛陽歎曰宿衛相帥焚大臣之第朝廷懼其亂而不問為政如此事可知矣

臣按文武無二道彼此不可相無而建議者乃欲

折抑武人固非大公至正之道然所言之非則受抑者明言之以斥其非以聽朝命可也而元魏宿衛之士乃至焚言者居而殺其人朝廷之上乃不痛加懲治何以為國哉用是建議之臣事有涉武人者一切為之避諱不敢明白建置蓋懼禍之及也蓋此叔季之世衰亂之時若夫明盛之代所宜明立典憲敢有蹈魏人覆轍者坐其典領之官及主使之人不徒如魏之女主有所隱忍以啟姦雄

輕蔑之心則禍亂無從而興矣

唐太宗面定勲臣長孫無忌等爵邑命陳叔達於殿下唱名示之且曰朕叙卿等勲賞或未當宜各自言於是諸將争功紛紜不已淮安王神通曰臣舉兵關西首應義旗今房玄齡杜如晦等專弄刀筆功居臣上臣竊不服上曰義旗初起叔父雖首唱舉兵葢亦自營脫禍及竇建徳吞噬山東叔父全軍覆没劉黑闥再合餘燼叔父望風奔北玄齡等運籌帷幄坐安社稷論功行賞固

宜居叔父之先叔父國之至親朕誠無所愛但不可以私恩濫與功臣同賞耳諸將乃相謂曰陛下至公雖淮安王尚無所私吾儕何敢不安其分遂皆悅服

臣按唐太宗之論房杜亦如漢高之論蕭何然漢之功臣以何為首而唐功臣之首則長孫無忌也無忌之功不見於史豈非以除建成事為大功歟夫開國承家論功行封當先社稷而後已私顧以奪嫡之功而加諸建業之首豈大公之道乎李神

通惟論房杜而不較無忌意者有所回護而不敢言歟

太宗時房玄齡嘗言秦府舊人未遷官者皆嗟怨曰吾屬奉事左右幾何年矣今除官返出前宫齊府人之後上曰王者至公無私故能服天下之心朕與卿輩日夜衣食皆取諸民者也故設官分職以為民也當擇賢才而用之豈以新舊為先後哉必也新而賢舊而不肖安可捨新而取舊乎今不論其賢不肖而直言嗟怨豈為

政之體乎

臣按太宗此言非但以論功行賞大凡用人皆當然

肅宗至德元載帝謂李泌曰令郭子儀李光弼以爲宰相若克兩京平四海則無官以賞之奈何對曰古者官以任能唐初未得關東故封爵皆設虛名其食實封者給繒布而已緜是賞功者多以官夫以官賞功有二害非才則廢事權重則難制是以功臣居大官者皆不爲

子孫之遠圖嚮使禄山有百里之國則亦惜之以傳子孫不反矣為今之計莫若䟽爵土以賞功臣則雖大國不過一二百里可比今之小郡豈難制哉上曰善

臣按人君之頒爵禄於臣下固為國家用人之計亦不可不為其人之慮其人年方少壯而功已高位已崇一旦再有功庸吾將何官以報之不報之則其人怨望而無以振起乎人心報之則官位已極無容再加使其人賢歟固無慮也苟非其人或

有以起其非分之望不然無可賞之功而或挾之以震主鄙此其兆不可不知也

玄宗開元四年宋璟為紫薇侍郎突厥默啜自則天世為中國患朝廷旰食傾天下之力不能克郝靈荃得其首自謂不世之功璟以天子好武功恐好事者競生心徼倖痛抑其賞逾年始受郎將

臣按宋璟之不賞郝靈荃與蕭望之匡衡意同

德宗幸梁州有百姓進瓜果者上欲與散試官陸贄上

言曰爵位者天下之公器而國之大柄也惟功勲才德所宜處之非此二途不在賞典恒宜謹惜理不可輕起端雖微流弊必大所獻瓜果量以錢帛爲賜饋獻酬官恐非令典又曰令或捧瓜一器挈果一檻亦授試官以酬所獻則彼突鋒鏑而竭筋力者必相謂曰吾以忘軀命而獲官彼以進瓜果而獲官是乃國家以吾之軀命同於瓜果矣瓜果草木也視人如草木誰復爲用哉

臣按德宗欲以散試官賞獻瓜果之人固爲非宜

然猶肯以下問於侍從之臣故陸贄得以進諫其視夫任情直行不復詢訪於人者德宗猶為賢乎已夫散試之官無俸禄之資無攝管之柄無見敬之貴無免役之優惟假空名以籠浮俗猶不可以與人況有俸禄之給名位之榮不徒身享之而子孫又世襲之者不以軍功而可輕以予人哉

贄又言於德宗曰賞以懋庸名以彰行賞乖其庸則忠實之效廢名浮於行則濵冒之獘興一足以撓國權一

足以亂風俗授受之際豈容易哉頃以駐蹕奉天廹於
患難竟攘兇逆實頼武人遂旌定難之勲特賜功臣之
目名頗符實事亦㑹時所霑雖多誰曰非允至如宫闈
近侍班列具臣雖奔走恪居各循厥職而驅除翦伐諒
匪所任臣忝縉紳之列又當受賜之科竊自校量猶知
不可而況於介胄之士乎人之多言靡所不至必謂陛
下溺愛近習故徇其苟得之情汎詠羣司以分其私暱
之謗怨不在大釁皆自微必將阻戰士激厲之心結勲

臣憤恨之氣所悅者寡所慍者多所與者虛名所失者實事且名者衆之所評也是曰公器亦為爭端當功而奬尚恐未孚奬又非功固宜見誚儻有節效尤著理當褒崇實典甚多何必在此

臣按人君行賞皆不可以不公而於軍功尤當公而不可一毫之私何者蓋戰伐之功以將士之性命易敵人之性命而得之也將士捐軀捨死以立功而嬖倖富豪之徒乃以貨賄私暱而得之則彼

立功者曰我以性命而得之彼以貨賄私暱而得之上之視我性命輕矣况又真有功而不得者乎彼將曰我之性命反不如貨賄私暱也上之所為如此後將何以用人乎

贄又言曰賞以存勸罰以示懲勸以懋有庸懲以威不恪故賞罰之於馭衆也猶繩墨之於曲直權衡之揣重輕輗軏之所以行車銜勒之所以服馬也馭衆而不用賞罰則善惡相混而能否莫殊用之而不當功過則姦

妄寵榮而忠實擯抑夫如是聰明可銜律度無章則用與不用其獘一也自頃權移於下務相遵養苟度歲時欲賞一有功翻慮無功者反側欲罰一有罪復慮有惡者憂虞罪以隱忍而不彰功以嫌疑而不賞使忌身效節者獲誚於等夷率衆先登者取怨於士卒僨軍蹙國者不懐於愧畏緩救失期者自以爲智能褒貶既闕而不行稱毀復紛然相亂人雖欲善誰爲言之況又公忠者直己而不求於人反罹困厄敗撓者行私而苟媚於

衆例獲優崇此義士所以痛心勇夫所以體體也

臣按賞罰國家之大柄所謂紀綱是也為國不可無賞罰至於出軍命將所以寘人於死地及其成功而其賞罰尤不可不明焉葢明今日之賞雖所以正前日之功罪而實所以為來日用人舉事之地也

贄又曰謹按命秩之載於甲令者有職事官焉有散官焉有勲官焉有爵號焉雖以類而分其流有四然其掌

務而授俸者唯繫於職事之一官以序才能以位賢德此所謂施實利而寓之虛名者也其勲散爵號三者所繫大抵止於服色資蔭而已以叙崇貴以甄功勞此所謂假虛名以佐其實利者也虛實交相養故人不瀆賞輕重互相制故國不廢權令之員外試官頗同勲散爵號雖則授無貴禄受不占員然而突銛鋒排患難者以是賞之竭筋力展勤效者以是酬之其為用也可謂重矣

臣按陸贄此疏可見有唐一代賞功之格所謂爵號者如今公侯伯之類所謂職事者如今都督都指揮千百户鎮撫之類所謂勲者如今柱國騎都尉之類所謂散官者如今光祿大夫驃騎將軍之類在唐則分為四類而今日則惟三類焉葢在今之勲階散官隨職事而有非若唐别以授人也我朝異姓無生而封王者列爵惟公侯伯而無子男歳錫以禄而無唐宋食邑之虚名葢自漢以後以

古爵封功臣所僅見也其職事之官皆以階級相承無不掌務而授俸者但就其中又次為等第焉有世官有流官世官則以軍功得官而子孫承襲者也世世不絶自指揮使以下至於鎮撫是也流官者因其材能擢以任事則終其本身而不得世襲在内則五軍都督錦衣衛指揮在外則都指揮及試官是也贊謂輕重互相制而國不失權我祖宗葢得此意矣其報臣之功則賞延於世因人之

能則用盡其才有唐人之實而無其虚焉嗚呼三代以來所未有也伏願聖子神孫念祖宗天下得之不易惜祖宗之官爵保祖宗之功臣追崇其所已然以報其功振作其所未然以激其志非軍功不授以武職非異才不試以流官使天下之人得之爲難則我國家一旦有事人人欲得我之官爵以爲子孫計則得之者盡職以保其家未得者竭力以求吾禄如此則維持之者既固奮起者又繼

之則凡吾心之所向無不如意事之所舉無不成功宗社之安如泰山而四維立矣伏惟聖神留意毋輕以賞功之典以為施恩之具而輕以授之嬖倖技藝之流則天下國家不勝大幸

唐自天寶末安祿山反是時府庫無蓄積朝廷專以官爵賞功諸將出身但給空名告身臨時注名其後又聽以信牒授人官爵有至異姓王者諸軍但以職事相統攝不復計官爵高下復以官爵收散卒繇是官輕而貨

重大將軍告身一通僅易一醉凡應募入軍者一切衣金紫至有朝士僮僕衣金紫稱大官而執賤役者

臣按陸贄謂天寶季年嬖倖傾國爵以情授賞以寵加天下蕩然紀綱始紊安史乘釁遂亂中原遣戍歲增策勲日廣財賦不足以供賜而職官之賞興焉職員不足以容功而散試之號行焉銀青雜沓於胥徒金紫普施於輿皁薫猶無辨涇渭不分當令所病方在爵輕設法貴之猶恐不重若又自

棄將何勸人繇是觀之則有唐一代賞功之格其得失可見矣大抵朝廷方創業之初慎惜官爵不輕以予人故官爵重而人得以為榮及其末世不知祖宗立法之深意往往輕以與人是以人人可得其所得未必皆有奇功異能故人視之蔑如也自古用官爵以賞功其輕賤之弊未有如唐之甚者也史臣書之於册足以為萬世戒有國者尚其鑒之慎之毋蹈其故轍

穆宗長慶二年初上在東宫聞天下厭苦憲宗用兵故即位務優假將卒以求安息詔神策六軍及南牙常參武官具綠歷功績牒送中書量加奬擢其諸道大將久次及有功者悉奏聞與除官應天下諸軍各委本道據守舊額不得輙有减省於是商賈胥吏爭賂藩鎮牒補列將而薦之即升朝籍奏章委積士大夫皆扼腕歎息

臣按自古創業之君立為法制以遺子孫未有不盡善盡美者但事久而獘生獘積之久而獘中又

有奬焉古今同一律也唐穆宗承唐積弊之後務優假將卒以求安息乃詔神策六軍及諸武官并諸道大將俾其内外各具事功無故而加以奬擢補官升朝葢欲餌之使不生事也嗚呼爵賞所以待有功令無功而加以爵賞一旦有功何以酬之乎穆宗所為如此宜乎唐之不復振也

五代唐莊宗許伶人欲以為刺史郭崇韜諫曰陛下所與共取天下者皆英豪忠勇之士今大功始就封賞未

及一人而先以伶人為刺史恐失天下心踰年伶人屢以為言莊宗謂崇韜曰吾已許之矣使吾慚見之公言雖正然當為我屈意行之遂以為刺史時親軍有從百戰未得刺史者莫不憤歎

臣按陸贄有言爵位惟功勲功德所宜處之茍非四者雖公卿之世華夏之胄猶不可輕褻況優伶乎莊宗之不以令終國祚不永有以夫

宋眞宗時麗籍言綱紀者其要在賞罰恩賞貴乎審當

法令貴乎齊一伏見近年恩及僥倖而典憲稍縱夫賞所以勸功也無功之人坐獲殊寵後有臨敵效命立勲行陳者將何賞以塞其望乎願陛下愛惜爵禄無及僥倖以待立功之臣申嚴憲法無使縱弛以威不恪之臣此最切務也

臣按寵籍欲真宗愛惜爵禄無及僥倖以待立功之臣申嚴憲法無使縱弛以威不恪之臣以為此最切務臣於今日亦云然

歐陽修言於仁宗曰用人之術不過賞罰然賞及無功則恩不足勸罰失有罪則威無所懼雖有人不可用矣太祖時王令斌破蜀而歸功不細矣犯法一貶十年不問是時方討江南故黜全斌與諸將立法太祖神武英斷所以平定天下者其賞罰之法皆如此也昨關西用兵四年矣大將以無功罷者依舊居官軍中見無功者不妨得好官則諸將誰肯立功矣裨將畏懦逗遛者皆當斬罪或罰貶而尋遷或不貶而依舊軍中皆有罪者

不誅則諸將誰肯用命所謂賞不足勸威無所懼賞罰如此而欲用人其可得乎

臣按修所言軍中見有罪者不誅則諸將誰肯用命是知國家於將領有功者固所當賞而有罪者亦不可以不罰賞必足勸罰必足懼然後可以用人

高宗時鄧肅言金人不足畏但其信賞必罰不假文字故人各用命朝廷則不然有同時立功而又相等者或

已轉數官或尚為布衣輕重上下只在吏手賞既不明
誰肯自勸欲專立功賞一司使凡立功者得以自陳
若功狀已明而賞不行或功同而賞有輕重先後並寘
之法

臣按自古最難得明實者軍功也原其所以不明
之故繇於主帥之不得其人一委之吏胥之手出
入輕重任其所為此將士所以不服而憤怨也鄧
肅乞立功賞一司專主其事然功賞之司但能考

其功狀耳未必得其虛的也臣愚以爲凡出師必擇朝臣公明有風力者一人付以屬吏俾其專掌功賞隨軍紀功過有功次即於軍中覈實詳定焉

高宗時給事中金安節駁皇城司濫賞曰凡外之將帥效命邊庭亦必有功而後加爵豈可以僥倖一時微勞而反過於親臨行陣出入萬死一生者乎今劉允升幹辦皇城任滿比之立軍功者勞逸異矣遽以一官轉承宣使其以皇城任滿遂將轉節度使乎竊恐行之則將

士解體望愛惜名器以待勲勞從之

臣按朝廷立武爵以待有功之臣必親臨行陳者然後爲軍功彼其出入禁旅左右承奉者雖有年勞當別甄叙我朝立錦衣衛以掌宿衛官職之設雖與列衛同而其官則用其能而不用其世蓋所以待武臣之超出羣類者也然亦惟武臣之冑而他塗不得與焉其選可謂重而嚴矣今世乃有不出自武冑而以㛹倖技藝進者失祖宗之初意矣

夫技藝之流舊制當屬工部今因其能而用以雜流俾專司其業豈不名稱其實哉顧乃以賞功之官以為恩賜之具彼得之而人譏之固不足以為榮彼何足惜遂使國家失賞功之常典而凡親臨行陣出萬死得一生者皆因之以解體其失豈小小也哉授之以是官固非矣而又使之世襲可乎彼技藝之流有異能者朝廷以特恩授之可也而其子豈亦有異能而使之世其官乎有異能且不

可況實無異能在其身且不可況又延及其子孫乎

高宗論諸軍使臣猥多歲增俸廩因曰大將奏功率以所愛偏裨多轉官資而出戰士卒往往不及不惟無以勸有功兼亦蠧國朕嘗謂行賞當先自下行罰當先自上趙鼎曰聖慮高遠豈諸將所及

臣按宋高宗謂大將奏功率以所愛偏裨多轉官資而出戰士卒往往不及此弊匪但宋人有之唐

人之詩亦云死是軍人死功是將軍功其獎之來也久矣居人上者而能思慮及此遇有紀録功次者必加詳審毋俾將領專有其功而致士卒之嗟怨異時復興師旅凡在戎行者皆奮其勇而不恵上之人不已知矣

以上賞功之格臣按祖宗立為武職專以賞有功之臣以延及其子孫世其職而不遷不計滿限不用磨勘父死而子繼兄亡而弟及

官職簡而階級明非若宋人遥授遷轉無定職且無定員也今制十軍立一小旗五十軍一總旗兩總旗一百户十百户一千户千户有正有副千户以上有指揮指揮有司有同知有僉事此皆世襲之官也至於都指揮都督各三等亦如指揮之制此則擢其有才能者爲之用其才而不世其官者也祖宗之制可謂盡善盡美後世雖有作者不可及已奈

何積日久而人日多前之積者未銷後之來者日至遂至軍少而官多所任者一人之事而所食者大官之祿欲國計不屈難矣伏惟我太祖高皇帝於洪武二十九年大賚天下致仕武臣諭之曰同立艱難致有今日顧朕子孫保無窮之天下則爾子孫亦享無窮之爵祿一何仁之至也太宗文皇帝於永樂二年因法司言征討官有繫獄者請論功定罪

諭曰朝廷大公至正之道有功則賞有過則刑刑賞者治天下之大法不以功掩過不以私廢公一何義之盡也仁之至所以報其功使其世世享爵禄之奉以衍其家慶義之盡所以勵其節使其世世奉法度之公以保其世禄大哉皇言萬世所當服膺者也然祖宗不惟形之言者仁義兼至如此而又著之於法律以維持警飭之使吾仁義之澤百世如

一日馬伏讀律文有曰凡内外大小軍民衙門官吏犯公罪杖罪以上明立文案每年一考紀録罪名九年一次通考所犯次數重輕以憑黜陟又曰若軍官有犯私罪該笞者附過收贖杖罪解見任降等叙用該罷職不叙者降充總旗該徒流者照依地里遠近發各衛充軍嗚呼太祖定律之意即太宗垂戒之言也誠能本太祖立律之文用太宗垂戒之

意則武臣益知所懼無有不盡忠守法者矣然人之材質不能相同其間固不能無不忠不謹者焉因其人之所犯而用國法以遞降之消之以漸日減月削去者去而來者來今之來者即所以補乎昔之去者焉則人與官互相稱矣尚何軍少官多之患哉臣於此又有見焉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註云父子相繼為一世四世而緦服之窮也六世則

親屬竭矣夫以大賢君子功業見乎一世德澤被乎天下其没世之後四世而後子孫尚廢其祀況彼一介武夫乘時崛起因人而成事隨衆以建功未必真有出奇制勝之智搴旗斬將之勇定難拓土之功錫之以官爵食之以俸禄終其身已為多矣況及其子若孫乎況無子及孫者又及其旁支别派乎且開國大臣封國公者六封侯者十有五其餘封

伯及繼封者又不下數十人今存者無幾大功多廢小功多存何大功之澤不究而小功之澤反延哉今文武官犯入私罪律條久廢驟而用之可駭物聽臣請勅兵部查內府貼黃將洪武永樂宣德年間以來官職從軍陞授緣繇及行內外衛所并各官原籍與舊任去處通行造册開具在任見在親屬若干原籍戶口若干舊任遺下家屬若干要見其人

是始初從軍者的派子孫與否明白詳實備具以聞彼此對照無差然後將前項軍官分為三等一曰奉天啓運二曰奉天征討其他立功邊庭及隨大將平寇者居其次三焉啓運征討之功已經五世之後若不係從軍人的派者革去職任其子孫附籍所在世世優免雜差五世之後仍係從軍的派子孫者遇有公私過犯依律遞降不在赦原之數無犯

者照舊其不係啓運征討及各處立功者三世之後子孫不係的派者革職的派子孫三世之後有犯者遞降三世之後又有加功者不革否則革之其五世三世之後例該革任者若其間有一世以王事及再加功者又從此人起計其世數以上皆優免其子孫如此則禮與律皆協人知所勸勉而官不至於冗濫矣臣愚見如此非敢犯衆怒而輙興異議

以取張仲瑀之禍念此乃國家大事不於無事之時而預有以爲之調停一旦馴致於無可奈何之地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伏望明主閔其愚而察其心毋使若高觀者得以起異議而生邪心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四十

原書卷題書名訛誤

欽定四庫全書

大學衍義卷一百四十一

明　丘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嚴武備

經武之要上

易師出以律否臧凶師卦

書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大禹謨

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脅征)

臣按以上三條解見前

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胤征)

李靖曰愛設於先威設於後不可反是也若威加於前愛救於後則無益於事矣尚書所以慎戒其終非謀於始也

臣按靖言雖非經意然亦有理

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仲虺之誥)推亡固存

邦乃其昌仲虺之誥

蔡沈曰諸侯之賢徳者佑之輔之忠良者顯之遂之所以善善也諸侯之弱者兼之昧者攻之亂者取之亡者傷之所以惡惡也推亡者兼攻取侮也固存者佑輔顯遂也推彼之所以亡固我之所以存邦國乃其昌矣

林之奇曰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天道之自然也佑輔顯遂為善者必為人

所助也兼攻取侮為不善者必為人所侵也聖人因其常理以應世有亡之道則推而亡之有存之道則輔而固之

臣按昧者亂者攻之取之可也若有不幸而衰弱而或馴致於喪亡乃兼之侮之豈天道哉豈聖人之心哉意所謂弱者亡者乃不為不善所致而非為善而不幸也故下文曰殖有禮覆昏暴葢所以至於弱而亡者昏而暴者也故因而覆亡之是則

上天之道也故曰欽崇天道永保天命

同力度德同德度義泰誓

蔡沈曰度量度也德得也行道有得於身也義宜也

制事達時之宜也同力度德同德度義意古者兵志

之詞武王舉以明伐商之克

林之奇曰凡勝負之理力同則有德者勝德同則廢

義者勝度德校善惡也度義校勝負也

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同上

孔安國曰言天除惡樹善與民同

臣按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嗚呼為人上者慎毋咈民之所欲哉吾咈民之欲則民不欲吾為之主矣民不欲吾為之主則必將以欲吾者欲他人矣民心既有所欲天意惟民之從為人上者奈何弗畏且敬哉

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讐　牧誓

蔡沈曰武王因古人之言謂撫我則我之君也虐我

則我之讐也

臣按人君常誦此二言出入起居恒存諸心口誦而心惟之則必兢兢焉在民之上恒如朽索之馭六馬矣

樹德務滋除惡務本同上

蔡沈曰務專力也植德則務其滋長去惡則務絶根本兩句意亦古語也

禮記軍旅思險隱情以虞少儀

程頤曰軍行舍止行繇之處必思為險阻之防又當隱密己情以虞度人之情計也

輔廣曰行軍之道以臨事而懼好謀而成為上思險謂臨事而懼慮敗不慮勝也隱情以虞謂好謀而成

且兵事露則不神也

武車不式介者不拜

鄭玄曰兵車不以容禮下人也軍中之拜肅拜

子曰以之田獵有禮故戎事閑也仲尼閑居

胡安國曰三綱軍政之本古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而所主者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則皆納民於軌物而非馳射擊刺之末矣春秋公羊傳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莊十九年

臣按此言雖主於聘然亦可推之以用於出師

弱者吾威之彊者吾辟之是以使寡人無以立乎天下宣二十年

臣按此語左傳亦引之

穀梁傳知者慮義者行仁者守隱三年及桓十八年

臣按此三言穀梁傳凡兩見雖為會而言然亦可以用之於師旅

伐不踰時戰不逐奔誅不填音田服隱五年

陸德明曰不填服者來服者不復填厭之

倍則攻敵則戰少則守僖二十二年

古者雖有文事必有武備襄二十五年

懷惡而討雖死不服昭四年

君不為匹夫興師定四年

左傳衆仲曰以德和民不聞以亂以亂猶治絲而棼之也

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

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並隱四年

君子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隱五年

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

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隱九年

以王命討不庭不貪其土以勞王爵正之體也隱十年

無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後人

不度德不量力不親親不徵辭明徵其辭以審曲直不察有罪犯五不韙是也而以伐人其喪師也不亦宜乎並隱十一年

凡公行告于宗廟反回也行飲至到也舍置也爵酒器策勲書勲勞於

策禮也（桓二年）

師克在和不在衆（桓十一年）

疆埸之事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桓十七年）

凡師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莊三年）

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竝莊十年）

得一夫而失一國與惡而棄好非謀也（莊十二年）

夫禮樂慈愛戰所畜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

可用也（莊二十七年）

輔車（輔頰牙車）相依脣亡齒寒（僖公五年）

臣按公羊穀梁二子皆載脣亡齒寒之語而左傳加輔車相依一句

諺有之曰心則不競何憚於病既不能彊又不能弱所以病也

招携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竝僖七年）

弊重而言甘誘我也（僖十年）

古者大事必乘其産馬謂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

重怒難任背天不祥

史佚有言曰無始禍無怙亂無重怒重怒難任陵人不祥並僖十五年

盍姑内省德乎無闕而後動僖十九年

量力而動其過鮮矣善敗由己而由人乎哉僖二十年

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

無謂邾小蠭蠆有毒僖二十二年

君命無貳古之制也除君之惡惟力是視僖二十四年

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貪天之功以為已力乎

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僖二十五年

軍志曰允當則歸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

臣按凡左傳所引軍志之說必古有是書今亡矣

夫幸其言猶有一二之存用兵者可以為法

師直為壯曲為老（並僖二十八年）
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以亂易整不武（又宣十二年）（僖三十年）
勤而無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僖三十二年）
輕則寡謀無禮則脫（易也）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三十三年）
敵不可縱縱敵患生又曰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並僖三十三年）
諸侯敵王所愾（恨怒）而獻其功（文四年）

敵惠敵怨不在後嗣文六年

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

兵作於内而亂於外爲寇寇猶及人亂自及也並文七年

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

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並文十二年

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已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

又曰君子之不虐幼賤畏乎天也文十五年

我能往冠亦能往文十六年

平國以禮不以亂伐而不治亂也以亂平亂何治之有無治何以行禮宣四年

杜預曰責公不先以禮治之而行伐

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人之牛罰已重矣宣十一年

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為是征叛則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見可

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

成師以出聞敵彊而退非夫也非丈夫也

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

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

臣按此武之七德

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綿也並宣十二年

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宣十五年

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成四年

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事又曰善鈞從衆成六年

唯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為外懼乎

怨之所聚亂之本也多怨而階亂何以在位並成十六年

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亂

亂在外為姦在內為軌御姦以德御軌以刑並成十七年

師衆以順為武軍事有死無犯為敬襄三年

謀之多族家也民之多違事滋無成襄八年

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襄十一年

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掎其足也與晉踣之僵也襄十四年

臣按掎角之言出諸此

兵不戢必取其族襄二十四年

杜預曰族類也取其族還自害也

久將墊隘慮雨水隘乃禽也不如速戰襄二十五年

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之大災也

天生五材金木水火土也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

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

並襄二十七年

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

字昭四年

五大謂五官不在邊五細謂五官之屬不在庭

杜預曰言五官之長專盛過節則不居邊細弱不勝

任亦不可居朝廷

末大必折尾大必掉並昭十一年

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昭二十一年

咸克其愛雖小必濟昭二十三年

乘亂不祥昭二十七年

彼出則歸彼歸則出亟肄勞以罷與疲同之多方以誤之昭三十年

唐太宗曰朕觀千章萬句不出乎多方以誤之一句而已

不讓則不和不和則不可以遠征定五年

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定十年

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哀元年

背大國不信伐小國不仁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哀七年

臣按左傳中論戰伐之語頗多其間多是引其所聞及古志往往切於用兵之實前代名將若關羽岳飛輩皆喜觀左傳有繇然也臣故掇其要語載之以為經武之要使後世知三代以前兵法猶有存者如此非但後世顓顓然用權謀變詐也

國語兵戢聚也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黷也玩則無震懼也

伐木不自其本必復生塞水不自其源必復流滅禍不自其塞必復亂

夫國非忠不立非信不固既不忠信而留外寇外寇知其釁而歸圖焉已自拔其本矣

擇福莫若重擇禍莫若輕

委質為臣無有二心委質而策死古之法也

為人臣者君憂臣勞君辱臣死

論語子曰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臣按萬世經武之要不出乎聖人此二語

子曰不以教民戰是謂棄之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尉繚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謹人事而已矣

荀子曰知莫大乎棄疑行莫大乎無過事莫大乎無悔至無悔而止矣不可必也成功不必其

聖人有誅而無戰城守不攻兵革不擊不屠城不潛軍不留衆師不越時

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爭奪也

仁義之兵行於天下近者親其善遠方慕其德兵不血刃遠邇來服

戰如所行如戰有功如幸

老子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禍莫大於輕敵

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

樂殺人者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

管子曰攻堅者瑕攻瑕則瑕者堅

莊子曰聖人以必不必故多功衆以不必必故無功

揚子曰御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敵

淮南子曰良將之用卒也同其心一其力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止如丘山動如一體五指之更彈不

若拳手之一恎萬人之更進不如一人之獨至

臣按經傳諸子言及武事者僅此以後採兵書

司馬瀼曰古者逐奔不過百步縱綏不過三舍（此以明禮）不窮不能而哀憐傷病（此以明仁）成列而鼓（此以明信）爭義不爭利（此以明義）又能舍服（此以明勇）知終知始（此以明智）

臣按此所謂禮仁信義勇智之六德也葢五常之中而加以勇五常者教也而合之以勇故曰六德以時合教以為民紀之道也自古之政也

古者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

從命為上上賞犯命為上上戮

介者不拜兵車不式城上不趨危事不齒

賞不踰時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罰不遷列欲民速覩為不善之害也

用其所欲行其所能廢其不欲不能於敵反是

凡陳行惟疏戰惟密兵惟雜

物既章目乃明慮既定心乃强

凡戰之道既作其氣因發其政假之以色道之以辭

凡戰之道位欲嚴政欲栗力欲窕氣欲閑心欲一

凡車以密固徒以坐固甲以重固兵以輕勝

凡戰以輕行輕則危以重行重則無功以輕行重則敗以重行輕則戰故戰相為輕重

舍謹兵甲行謹行列戰謹進止

凡戰非陳之難使人可陳難非使可陳難使人可用難非知之難行之難

凡民以仁救以義戰以智決以勇闘以信專以利勸以

功勝以上司馬灋

臣按此皆司馬灋中之要語也宋人集兵書為七

以教習武者此其一也七書之中惟此得古盛時

之遺意何者以其不專尚權謀也此書乃齊威王

時使其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灋而附穰苴之說

於其中然今傳記所載司馬灋之文今書皆無意

者今世所傳上中下三卷仁本天子之義定爵嚴

位用衆五篇者乃穰苴所說而所謂古者司馬之灋則亡焉矣今其存者特其附說耳太史公謂其閎闊深遠雖三代征伐不能竟其義意其謂全書也令其全書不可復見而三篇之中其要語者僅僅若此故摘而出之著于篇

三略曰與衆同好靡不成與衆同惡靡不傾治國安家得人也亡國破家失人也

柔能制強柔有所設剛有所施弱有所用強有所加廉

此四者而制其宜

變動無常因敵轉化不為事先動而輙隨

臣按漢光武引此語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彊而此止作一句曰柔能制彊葢有闕文也况此下文繼之以柔彊弱四者與漢詔同其間闕剛弱能制四字無疑也宜如漢詔補之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彊斯二語也非但以之自况亦當用此以備敵也

莫不貪彊鮮能守微若能守微乃保其生

能柔能剛其國彌光能弱能彊其國彌彰純柔純弱純剛純彊其國必亡

得而勿有居而勿守拔而勿久立而勿取

用兵之要在崇禮而重禄禮崇則智士至禄重則義士輕死

臣按尊禮重禄則士之報禮重蓋用人而重之以禄非欲以是致其死也食人之禄者死人之事事君之義當然也

用人之道尊以爵贍以財則士自來接以禮勵以義則士死之

夫將帥者必與士卒同滋味而共安危

軍井未達將不言渴軍幕未辦將不言倦軍竈未炊將不言饑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張蓋是謂將禮將之所以為威者號令也戰之所以全勝者軍政也士之所以輕戰者用命也

將無還令賞罰必信如天如地乃可使人士卒用命乃

可越境

亂將不可使保軍乖衆不可使伐人

將無威則士卒輕刑士卒輕刑則軍失伍

良將之統軍也恕己而治人推惠施恩士力日新戰如風發攻如河決故其衆可望而不可當可下而不可勝

賞罰明則將威行官人得則士卒服所任賢則敵國畏

將能清能靜能平能整能受諫能聽訟能納人能採言能知國俗能圖山川能表險難能制軍權

將拒諫則英雄散策不從則謀士叛善惡同則功臣倦專己則下歸咎自伐則下少功信讒則衆離心貪財則姦不禁內顧則士卒淫

將謀欲密士衆欲一攻敵欲疾將謀密則姦心閉士衆一則軍心結攻敵疾則備不及設

將謀泄則軍無勢外闚內則禍不制財入營則衆姦會

將無慮則謀士去將無勇則吏士恐將妄動則軍不重

將遷怒則一軍懼

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

香餌之下必有死魚重賞之下必有勇夫

興師之國務先隆恩攻取之國務先養民

良將之養士不易於身故能使三軍如一心

用兵之要必先察敵情

千里饋糧士有饑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

羣吏朋黨各進所親招舉姦枉抑挫仁賢背公立私同

位相訕是謂亂源以上上略

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邀趨其利愚者不顧其死

無使士談說敵羙為其惑衆無使仁者主財為其多施而附於下以上中略

臣按此所謂仁者葢慈順而無執守之謂非孔孟之所謂仁也

夫能扶天下之危者則據天下之安能除天下之憂者則享天下之樂能救天下之禍者則獲天下之福有德

之君以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樂樂身樂人者久而長樂身者不久而亡釋近謀遠者勞而無功釋遠謀近者佚而有終佚政多忠臣勞政多怨民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彊能有其有者安貪人之有者殘

臣按此等言語皆非戰國以後人所能道漢光武嘗引此語為詔以報臧宫繼之曰今國無善政灾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

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且北狄尚彊而
屯田警備傳聞之事恒多失實誠能舉天下之半
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茍非其時不如息人若光武
者可謂善讀書矣讀書而能用之斯為善讀不然
徒資口耳而無實用所謂雖多亦奚以為者也
廢一善則一善衰賞一惡則衆惡歸善者得其祐惡者
受其誅則國安而衆善至
一令逆則百令失一惡施則百惡結故善施於順民惡

加於凶民

聖人之用兵非樂之也將以誅暴討亂也

恬淡而不進者重傷人物也

夫兵者不祥之器天道惡之不得已而用之是天道也

以上下略

臣按三略後漢書註謂此即張良於下邳圯所見

老人出一編書者也今雖不可知其然否然光武

時已引其言以為詔即以黃石公記為言其非魏

晉以後人假託可知也其言皆本道義而不用陰謀秘計上略所引古語皆曰軍讖中略皆曰軍勢下略無所引蓋上中二略惟演古人之語意而下略則已自為言也歟且其言曰三略為衰世作意謂盛世用德不用兵兵者衰世之所用也時世衰而戰爭起誠能擇其言之粹美者而用之非獨可以用之於兵推而廣之則兵亦可以豯是而不用而歸於德化之世矣

大學衍義卷一百四十一